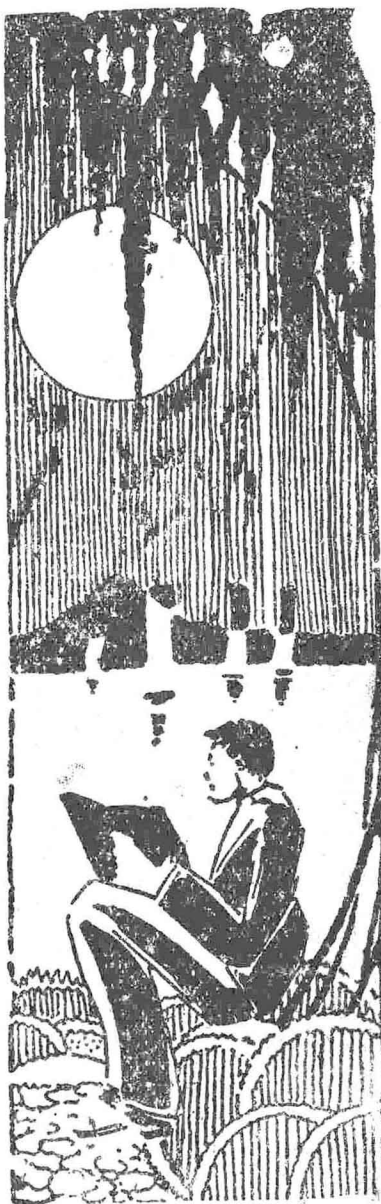


文學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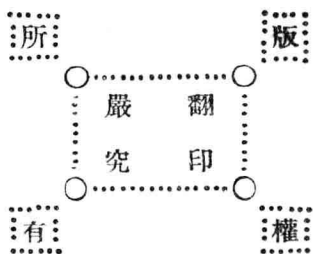
文學常識



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六版

文學常識第一集

定價大洋四角



總纂者

苦海餘生

撰述者

陳石遺 劉哲廬 蔣箸超
林琴南 李定夷 吳東園
易實甫 王鈍根 胡寄塵

校訂者

安吳胡寄塵

發行者

大中書局

分發行

南京花神樓 杭州羊壩頭 大中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九
如里七號

大中書局

文學常識目錄

政和劉哲廬編纂

●正編

論文·····	林紓(畏廬)
論詩·····	陳衍(石遺)
論詞·····	易順鼎(實甫)
論書·····	蔣著超(子旌)
論畫·····	林紓(畏廬)
論駢文·····	吳承烜(東園)
論書牘·····	劉錦江(哲廬)
論新聞·····	王晦(鈍根)
論小說·····	李定夷(健卿)

● 附刊

文體原始·····	劉錦江(哲廬)
戰國時之文派·····	劉錦江(哲廬)
文則·····	胡懷琛(寄塵)
石遺雜說·····	陳衍(石遺)

文學常識

論文

閩縣林紓畏廬

韓氏之文。能詳人之所略。又能略人之所詳。常人恆設之樊籬。學韓則結習爲之。除蔽掩。乃昌黎之長技。然能於蔽掩之中。有淵然之光。着蒼然之色。斯則昌黎之所以爲昌黎。非人之所能及也。

柳氏之文學。騷處當與宋玉抗。席幽思。苦語悠悠。然若傍瘴花密簍。而飛讀之。幾不知其在何境也。而柳氏尤精小學。熟於文選。用字新特。然未嘗近纖選材。恢富然未嘗近濫麗。而能古博而能精。生峭壁。立稜棱。然使人望之。生畏。柳氏之所獨到也。

論文之書。韓柳各異。昌黎與人論文。必言作文之艱苦。及回甘之滋味。柳州則不然。但敍文人之遇。及爲文之流弊而已。韓氏之論文。論取材。論立志。論用心。論洗伐之功。柳氏則僅防無名。防流弊。防遇艱。防亂朱奪雅。蓋韓之論文。實則其主要。柳則並未論作文之法。不過把一腹牢騷。借文章以發洩而已。

余生平酷好史記。史記者。史公之創局。雖不及左傳之千門萬戶。光怪陸離。然班氏望塵。已不之及。但以魏其灌夫。武安三傳。言之蟬聯而下。斷而不斷。如松際欲盡不盡之雲。一經班氏竄改。便索然無味矣。余故謂史記所既有者。則可不讀。班書而班書中爲史記所無者。如趙皇后霍光趙廣漢王尊貢禹朱博孫寶何並及酷吏諸傳。斌媚之處。亦正得力於史公。又爲范蔚宗輩所不能到。則不可不讀也。文必肖其性情。以出而後其言。立古之善爲文者。性情不同。故面目萬變。其不變者。法度出於一軌而已。雖或純或駁。或高或下。程度至不一。要必有真性情存乎其中。而後讀者感焉。今之爲文者。塗飾以爲工。徵引以炫博。失其性情之真。以云自信。猶且不足。欲以信人而信後世。烏可得哉。甚矣立言之難。能文者不可不知所戒也。

爲文有二要。一曰獲理。一曰適道。蓋文有古今。而理與道無古今。自秦漢以迄唐宋。雖間有統系派別之可言。必根於理。而當於道。則一也。學者徒知分疆劃界。以示適從。其志趣毋乃已左。雖然。獲理適道。不但宜多讀書。廣閱歷。尤當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學。偏於一則。又失之。試觀史家之文。多讀書。廣閱歷者也。而隱突恣肆。無復規檢。經生之文。則純從心身性命上着想。又往往流於枯淡。而寡味。此其

大較也。

文忌直率。夫所謂直。蓋放而不蓄之謂。所謂率。蓋麓而無檢之謂。初學狃於前輩陽剛之說。一鼓作氣。極諸所有。盡情發瀉。而出驟讀之。似有氣勢。不知氣不內積。雜收糟粕。用爲家珍。拉雜牽扯。蟬聯而下。外雖崢嶸。而內無主意。無主意。使無剪裁。而卽成直率之病。不深究昌黎之文者。亦謂氣蓋一世。然昌黎之氣。直也。而用心則曲。關鎖埋伏。處尤曲。麗澤文說曰。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反。又曰。不難於曲。而難於直。此何謂也。息者停蓄也。昌黎之文。所謂勢壯而能息者。能息亦由於善養。馬之千里者。初上道時。與凡馬無異。一涉長途。而凡馬汗漬脈僨。神駿則行所無事。何者。氣壯而調良。嫻於步伐耳。文到純時。亦何嘗不主雄直。難於曲。而有直體。麗澤文說之所謂。不難於曲。而難於直者。卽曲中得直之謂。初學能於命局製詞時。在在經心。於讀古人文字時。亦在在經心。又奚有直率之病。

蘇氏父子之文。往往好設喻。以動人觀聽。驟讀之。無不點首稱可。及詳案事理。則多罅漏可疑處。然其文有光芒富氣勢。如少年將軍橫槊盤馬。已足攝人之膽。此其不可及者。後人不足於理。但求足其文。

勢。遂。不。得。不。襲。蘇。氏。故。智。因。事。設。譬。一。譬。足。矣。又。復。求。多。于。是。枵。響。騰。于。紙。上。滯。氣。漬。于。行。間。則。又。學。蘇。之。病。也。總。之。無。理。與。氣。而。好。作。長。篇。者。必。墮。入。此。阱。無。疑。

作文忌凡猥。故首尙嚴潔。嚴者屏除凡猥之謂。潔者洗滌凡猥之謂。然亦分序事立言兩端。方望溪與孫以甯暈曰：『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此指序事而言也。至于立言。則當吐棄凡猥。萬不能着以塵相讀。劉勰氏文心雕龍體性篇。可以知所法矣。

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至長無過五六百字者。篇幅雖短。而氣勢騰躍。有萬水迴環。千峯合抱之概。讀之覺其他長篇文字。尙無此雋味焉。

文之入手。不能無法。或終身束縛於成法之中。不自變化。蹤使能成篇幅。然神本而形索。直是枯本朽株而已。不得謂之文也。譬如由韓柳入門者。一步一趨。惟韓柳是範。則初學時代。可謂能自得師。若久久而不變。無論不能突過韓柳。即使神似已成印板之文章。有何趣味哉。

文之雄健。全在氣勢。氣不旺。則讀者固索然。勢不蓄。則讀之亦易盡。故深於文者。必斂氣而蓄勢。然二者皆須講究於未臨文之先。若下筆呻吟於欲盡處。力爲控勒於宜伸處。故作停留。不惟流爲矯僞。而

且易致拘晦。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稱昌黎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此真知所謂氣勢。亦真知昌黎之文能斂氣而蓄勢者。古之爲文者。足於理精於法。一題到手。已全盤打算。空際具有結構。無論宜吐宜茹。宜伸宜縮。於心了了。下筆有一定主張。一言也。煩言之。不見爲多。省言之。亦不見爲少。所云遏抑蔽掩。是出諸讀者之眼光。不是昌黎下筆時有意作此技倆。以狡獪駭衆也。

平淮西碑起句。天以唐克肖其德七字。不知嘔出多少心肝。才能想出。但如學之者。必語語如此。無論喫力不討好。卽能於然亦近於趨奇走怪。須知文之能奇。必爲情理中之所有。不過造語異于恆谿。非背理而求奇。匿情而求奇也。呂東萊博議全篇之意。往往定於發端一二語。且皆精切於物理。最足醒觀者之目。然全體多半如此。久讀之亦索然無味矣。爲文者本宜多讀書。亦萬不能恃有多讀書。卽縱筆爲文。譬之匠氏儲梧櫟而不備斤削。則梧老縱美亦斷不能成器。采伐漁獵縱多。又奚爲者。

章實齋謂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欺世也。有所私焉。又曰。古人之言欲以淑人。

今人之言。欲以炫己。非炫己也。有所不足焉。數語推勘。末俗之病源。可謂洞見癥結。蓋用詐可以倖利。而萬不可以得名。且詐字可僥倖於事中。萬不能僥倖于文。中文爲天下公器。謂能以一己私見壅天下之目。杜天天之口。耶。古人性之偏執者。莫如王臨川。然觀其文字。皆源本經術。雖不能見諸施行。尙未顯悖古訓。後人學不及臨川。而又不根于經史。據其銖寸之才氣。率意發議。以爲奇特。習俗或從而炫之。而古文乃益衰矣。

才士多狂。狂則近謬。其理若于古人範圍之密。義法之嚴。知不能遁越而出。始縱情爲放言高論。以隻眼自矜。此等人心聰明絕等。筆墨之間。有一種光氣。足以奪人。故無識者往往爲其所動。以爲不茫古人。竄曰。是有志者之言。究其實。則留貽爲世法者。蓋僅僅也。

汪鈍翁與曹木欣第二書。論文字必求聖賢之道。達于日用事物。而根抵于修己治身。鈍翁之意。似文當求實。不當狃才氣之偏逞聰明之臆。是也。然鈍翁之爲人。激烈好冒人。而文字頗沈實。有道氣。一無虛楊之病。當時稱爲國切三家。雪苑近剽。叔子近肆。極剽之流弊。必虛而無主。極肆之流弊。或放而過張。或云以虛楊加候。魏二子上不無太過。然不善學二子者。往往身蹈此失。亦一韋也。文體貴潔。原不

應牽涉他事。然一事有一事之源。溯遠因時過簡。則鮮晰過煩。則病。腿過疾。則苦。突須在有意無意間。用插筆。請出此劉彥和所謂理枝。循幹者也。左傳爲文家敘事祖庭。每到插敘處。輒用一初字。領起。使遙遙兩事。接于無縫。史家多循此例。用爲插補之法。而善學者。厥惟史公。或一傳而數事。有從中變者。有從旁入者。魏善伯曰。筋骨穿插處。不落小家。亦正言其插筆之難也。文之用省筆。非略也。一略則應言而不言。令讀者索然無趣。省又非漏也。漏則不惟于本文中多寡要之言。尤于插敘處少神來之筆。有首尾宜相應者。漏則莫應有眼目。宜點睛者。漏則勿清省。又非棄而勿舉也。文之去冗刪繁。孰則勿知而往往犯此二病。膚說生庸。喋言成絮。弊在不知舉其簡要。而棄其駢枝耳。姜白石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寡言者。正謂其能吐棄一切。歸于簡當也。要非用筆加洗伐之力。臨文有審擇之功。不可省又非疏而未檢也。歐公之文。似平易近情。然每爲小簡。亦必屬稿。則其事已不視爲玩易。何至于疏又何至于不檢。蓋能用省筆。已節縮無數枝。詞讀之似疏。及挈其全局觀之。又覺文之嚴潔處。本應如是。劉彥和曰。精論要理。極略之體。試問不精不要又何能略。學者爲文。欲求略。當先求精。惟蓄理足者。始有眼光。有眼光。始知棄取。知棄取。則儘我所爲。全局在握。此省筆之可貴也。

行文有伏筆。猶行軍之設覆。顧行軍設覆。敵苟知兵者。必巧避不狙我之覆中。若行文之伏筆。則備後來之必應者也。故用伏筆。須在人不着意處。又常知此不是贅筆。方佳。左傳序無知事。至興會然無知爲雍廩所殺。乃不能就本文中敍補。却在本文之先。另提一筆。曰。初無知虐于雍廩。不倫不類。此可算得伏筆否。左氏文章之聖。固無施不可。吾輩學之。便矯強矣。

朱子嘗謂呂伯恭是寬厚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卻似輕儇底人。然東萊一生於古文用功甚深。教人作文。第一看大概主張。第二看文勢規模。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敘。如何是抑揚開闔處。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字下句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曲折剪裁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就此而言。決無輕儇之病。矧東萊尤非輕儇之人。不知朱子何所見。而有是語。吾輩後生不解先儒之言。闕之可也。以文字言。則古文中決不宜落輕儇二字。竟陵公安一派固昔有人議爲輕儇者。今讀其文。鍾伯敬涉於簡易者多。然能自圓其說。亦頗有首尾。唯時病流走過目。卽逝不復耐人尋繹。謂之輕可也。而弊尙不至於儇譚。方夏劣於伯敬。而復竭力摹古。追逐不到。乃時露醜態。則實輕而又儇矣。顧友夏以摹古

力。不。足。而。墮。於。輕。儇。猶。可。言。也。若。公。安。則。恣。肆。不。畏。人。紀。文。達。斥。其。破。律。壞。度。實。至。相。當。之。罪。名。也。
魏。叔。子。曰。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諸。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
刻。深。以。攻。前。人。之。短。而。不。中。要。害。取。奇。出。新。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解。得。此。言。則。
臨。文。時。自。有。一。種。雍。和。平。易。之。氣。不。落。偏。執。之。詭。矣。

論詩

侯官陳衍石遺

左。太。冲。詠。史。八。首。筆。力。雄。邁。自。是。太。冲。本。色。胸。次。亦。自。高。曠。但。說。得。太。實。太。露。便。近。矯。飾。若。阮。嗣。宗。陶。
元。亮。爲。之。更。有。種。一。超。脫。不。黏。滯。之。妙。

阮。步。兵。詠。懷。詩。實。八。十。餘。章。文。選。止。選。十。七。首。顏。延。之。沈。約。等。註。陳。沈。詩。比。興。箋。錄。三。十。八。首。詮。次。翔。
實。多。悲。魏。氏。憤。司。馬。氏。之。辭。非。徒。陶。性。靈。發。幽。思。已。也。

安。仁。傳。作。斷。推。悼。亡。三。詩。迴。環。往。復。辭。費。頗。所。不。免。但。悲。傷。回。惑。之。際。煩。冤。勃。鬱。有。不。必。以。簡。淡。爲。貴。
者。此。離。騷。之。所。以。終。之。以。亂。也。上。本。國。風。豪。楚。之。篇。中。括。落。葉。哀。蟬。之。曲。必。謂。情。多。者。皆。出。於。仲。宣。則。

膠柱之見也。

鮑明遠健句甚多。而出以迫琢。宋敖陶孫古今詩評。所謂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者也。晉宋以還五言詩全體對偶。惟陶淵明鮑明遠篇中。時時以單行出之。但陶多談宕之言。鮑多凌厲之筆。陶開王孟儲韋先路。鮑闢岑高韓孟一途。東野首聯多對起。多警闢語。皆從鮑來也。

詩要處處有意。處處有結構。固矣。然有刻意之意。有隨意之意。有結構之結構。有不結構之結構。譬如造一大園亭。然亭台樓閣。全要人工結構矣。而疎密相間。中空處不盡有結構也。然此處何以要疏。何以要空。即是不結構之結構。作詩亦然。一篇中某處要刻意經營。其餘有只要隨手抒寫者。有不妨隨意所向者。譬如走路。然今日要訪何人。今夜要宿何處。此是題中一定主意。必須歸結到此者。至於途中又遇何人。立譚少頃。又逢何景。枉道一觀。迤邐行來。終訪到要訪之人。終宿到可宿之處而已。若必一步不停。一人不與說話。一步路不敢多走。是置郵傳命之人。擔夫爭道之行。逕矣。譬之構屋。是樓閣鉤連。亭台攢簇。並無山花野草生長之處。陂陀迴伏。自然之天趣矣。

宋詩人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唐人之舊調者。以放翁誠齋後村三人爲最大略。淺意深一層說。直

意曲一層說正意反一層側一層說而誠齋又能俗語使之雅粗語使之細蓋從少陵香山玉川諸家一部分脫化而出也

蘄石齋詩造說盤崛專於章句上爭奇而罕用僻字僻典蓋化韓而力求變化者王蘭泉湖海詩傳乃謂蘄石爲詩多率意而成非知言也

自來文人好標榜詩人爲多明之詩人尤其多以詩也者易能難精而門徑多歧又不能別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實惟務其名校職志立門戶是丹非素入主出奴矣明太祖時吳則有北郭十子越則有會稽二袁粵則有南園五子閩則有十子景帝時有景泰十才子孝宗時有前七子世宗時有嘉靖八才子又有後七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又有南園後五先生神宗時有嘉定四先生又有公安派竟陵派然此百數十人中沒世有稱者不過三四十人其餘雖有名亦無稱者不過占志乘中數行地位而已

論詩文者每有大家名家之分或以位尊徒衆而覲爲大家或以壽長詩多而覲爲大家或以能爲大言託於忠君愛國稷契許身而亦稱爲大家其實傳不傳不關於此昔傳宋牧仲位尊金多表章風雅

見漁洋詩名蓋世。求得其二十八字。引爲比肩云。尙書北闕霜侵髻。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當時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詩出一時聲價增重。然百年後。西陂一集。有不能舉其名者。漁洋則全由牧齋延譽增重。乃至子傳。此亦詩人黨同伐異之一證也。

東坡七言古詩中間全用對句。排纂到底。本於老杜。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他如洗兵馬。追贈高蜀州人。日見寄則全對句。而有轉韻。東坡却少。學后山七律。結聯多用澀語對收。則學杜而得其皮者。山谷鐵崖多學杜之七言絕句。

芳草綠。野妝點。春景者莫如桃李花。荆公崇桃。今炫畫積李。今縞夜二語盡之矣。惟少陵詩喜說桃花。昌黎荆公詩喜說李花。殆以桃花經日經雨。皆色褪不紅。一望成林。時不如李花之鮮白奪目。所以少陵之愛桃花。亦在深紅間淺紅時。余作法源寺丁香詩。所謂昌黎半山總愛李。愛其縞色。天不哺也。自咸同以來。言詩者喜分唐宋。每謂某也學唐詩。某也學宋詩。余謂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互錯綜。變本加厲耳。必欲分之。又胡爲者。人之言曰。明之人皆爲唐詩。清之人多爲宋詩。詩之於唐宋果異與否。殆未易斷言。咸同以降。古體詩不轉韻。近體詩不尙聲貌之雄。